

嬰粟花紅

我在緬共十五年

楊美紅 著





罌粟花紅

楊美紅
著

我在緬共十五年



世紀回望

封面：作者 1980 年在緬共時的留影

天地

書名 罌粟花紅——我在緬共十五年

作者 楊美紅
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

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-78號文遜大廈2樓2A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二〇〇一年初版・香港

二〇〇九年十月第二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09

「世紀回望系列」序言

二十一世紀到來的倒計數已經開始，人類即將迎接紀元公曆的第三個一千年。

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，在漫長的歷史演進的過程中，曾留下輝煌的文明，也衍生出無數政爭、殺戮、落後和愚昧無知。魯迅曾藉「狂人」之口憤然指出：「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沒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『仁義道德』幾個字，我橫豎睡不着，仔細看了半夜，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著兩個字：『吃人』」。自古以來，修史儼然是國家大事，史官也在官場上佔有重要的席位。在汗牛充棟的官修皇敕的正史的史籍之外，還有許多野史稗說未被正視。而史官所纂修的往往是國家大事，為大人物勒碑立傳，也為尊者諱，反映的並非全部史實，而難得見到的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運命。

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個世紀。在這個世紀之中，中國人經歷了延續了近三千年的封建帝制的覆滅、共和政制下的新的國體的嬗變、二場世界大戰和綿延至今的國、共兩黨的鬥爭。戰亂、天災、人禍奪去了數千萬中國人的性命。在追求現代化的這一百年中，從蒙受列強侵略凌辱到向西方尋求革命真理；從圍堵自鎖到改革開放，這個世紀實在有太多太多說不清、道不盡的悲劇和故事。

歷史的長河中既有大江東去的萬丈波瀾，也難免有泥沙俱下、魚龍混雜的波波折折。百年滄桑的歲

月中，既有英雄叱咤風雲動地，狂飆悲歌震天，也有許多芸芸眾生的悲歡離合、曲折傳奇的遭遇。這一套「世紀回望」叢書並非官修的史籍，亦非學者的史識之論，而是精選一些以個人、家庭為主角的具代表性的紀實性文字，從一個個的側面來反映這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風雲際會，為那些掙扎於人生激流中的「眾生相」留下一份份寶貴的紀錄。這是「大歷史」的「邊緣」人物的寫照，是一本正經的史書的附頁，這些另類的紀實歷史，正是「活著的中國」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檔案。

編輯部



本書作者和丈夫丁貌（緬共北方局政委）及子女合影。後立者為他們的警衛員，再後的木屋為他們的住房。



緬共南部地區獨立團部隊家屬區



1981年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視察緬共人民之聲廣播電台。中坐者為德欽巴登頂。



緬共中央副主席谷芳在緬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工作報告。左為時任緬共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，右為緬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長丁毅。



1975年5月31日，緬共在中國北京召開中央全會時留影。左五為德欽佩丁副主席，左六為德欽巴登頂主席。



被刺殺身亡的緬共
前主席德欽丹東



緬共 815 軍區司令部入口處執勤的哨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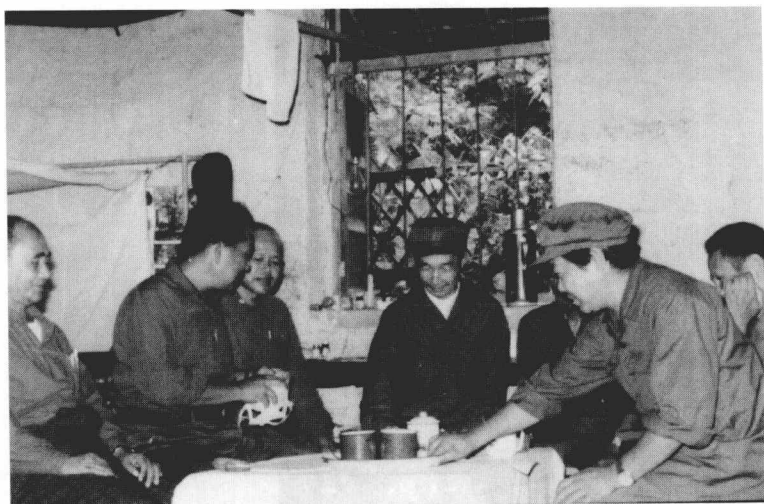
緬共東北軍區的娃娃兵連



緬共東北軍區參謀長，後
任緬共西北局局長黃河。



緬甸勐冒縣岩城街子的集市一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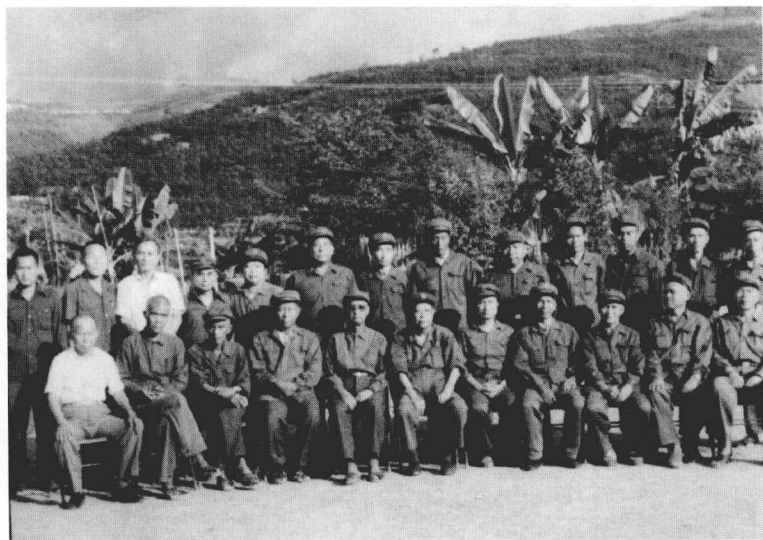
緬共東北軍區領導人正在研究作戰計劃



1988年12月13日，緬東北會激戰鬥中，被緬共人民軍俘虜的緬甸政府軍人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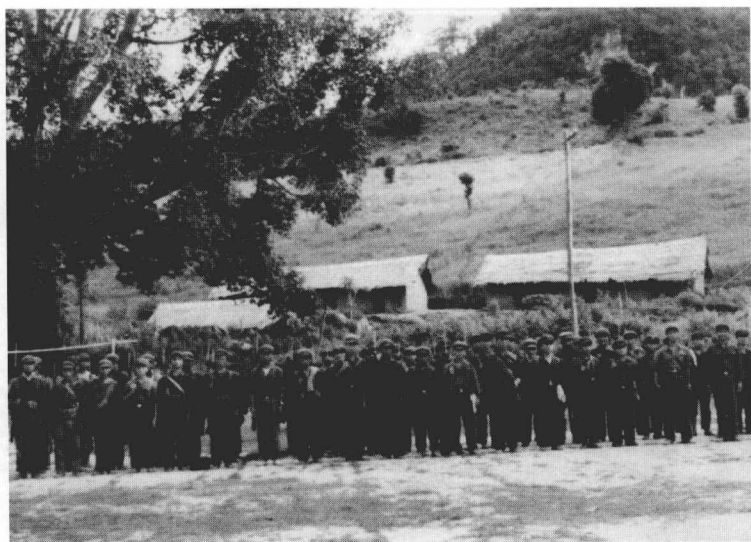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緬共東北軍區和815軍區的緬共中央委員合影。



1985年緬共中央第三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中央委員、政治局委員合影。



緬共向中共學習，開展自力更生運動。圖為種芭穀歸來的緬共人民軍指戰員。



緬共中央警衛營一連部份指戰員



1969 年緬共人民軍在緬東北米沙壩戰鬥中繳獲的緬甸政府軍的部份武器



緬共中央代表團赴中國北京與中共中央談判，被安排在中國延安參觀時留影。後排右三為本書作者。



緬甸佤族農婦在
收鴉片



緬甸市場上的鴉片交易

目 錄

一、逃亡	／ 2
二、投奔緬共	／ 9
三、第一次參加作戰	／ 21
四、決戰紅色娘子軍連	／ 36
五、加入緬甸共產黨	／ 62
六、特別行動小分队	／ 80
七、滴血勃固山	／ 94
八、德欽丹東之死	／ 143
九、重返東北軍區	／ 148
十、臘戍慘敗	／ 184
十一、異鄉漂泊	／ 205
十二、重回緬共人民軍	／ 229
十三、中共攤牌以後	／ 265
十四、哀歌	／ 273

宋朝詩人程顥寫過一首悲秋的诗《題淮南寺》：

南去北來休便休，

白蘋吹盡楚江秋。

道人不是悲秋客，

一任晚山相對愁。

這位河南洛陽的先生，長期從祀孔老夫子廟庭，深受儒家學說的濡染，能超凡脫俗，不為悲涼所擾。而我，沒有他那高深的修養，我是個女流之輩，曾做過緬共黨員，一生所經歷的坎坷太多，艱難困苦，淒涼哀傷，既使我堅強無畏，又使我柔弱多愁。雖然在緬共人民軍那段浴血苦戰的時日已過去多年，但每當秋的逝去，冬的來臨，那些充滿着血與淚的往事，總是騷擾着我的心緒，一張張苦戰中染滿血污的臉，一顆顆被自己人用大刀砍下的緬共高層領導人的頭；那饑餓，那寒冷，那合家抱着幾顆手榴彈自殺的血淋淋的場面。是革命的鬥士？還是盲動主義的犧牲品？是為人民謀解放的正義之師？還是被爭權奪利者愚弄的哀軍？讓歷史作證吧！讓後人評說吧！

十五年，五千四百七十五個日日夜夜啊，我怎麼忘得了！

那些滿懷激情、投身革命、忘我獻身的戰友們，我又怎麼能忘得了！常常，當我一合上眼，他們寧死不屈的身影，就閃現在我的面前。